



1965.11.1

新加坡人民黨機關報

油印版

M.C. (P) 1447

本期出十版

每份一角



## 所謂新加坡政府代表團——非洲之行

由新加坡副總理杜進才博士率領的所謂“新加坡政府代表團”，在聯合國充當了帝國主義者及殖民主義者的代理人之後（新加坡代表在聯合國發言時重彈西方集團所主張的兩個中國事），再到倫敦去請示及會合了行動黨“老祖師”阿力佐西，又風塵撲撲地到遙遠的非洲招搖撞騙去。

“代表團”之非洲之行是真的爲了星加坡人民的利益和前途嗎？事實是很明顯的，“代表團”的不辭勞苦而到處去突命宣傳，完全是爲了李光耀反動集團及其主子——英殖民主義者。“代表團”此行非但不可能爲新加坡人民帶來絲毫益處，反而丟盡了臉。由以下幾點我們是不難看出行動黨寡頭們的猙獰面目：

(1) 爲英殖民者在新加坡基地和駐軍而奔命，我們從他們的一言一論，就可看出他們到處都在爲英殖民者辯護，他們大言無愧地說什麼英殖民者在本邦的基地和駐軍是爲了護衛本邦，絕不用在侵略鄰國之用。行動黨寡頭們的這種喪心病狂的駝鳥政策的言論不是清楚地暴露了其爲殖民主義者及帝國主義者服務嗎？我們不妨看看，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者在其國土外所擁有的基地，有那一個是被用來所謂“自衛”，美帝的飛機不是不斷地由關島起飛去轟炸越南北方的人民嗎？殺害寮國，柬埔寨等國的人民飛機難道是由美國本土直接起飛的嗎？英殖者用來鎮壓北婆人民革命運動的軍隊從那裡來的呢？事實擺在眼

前，星加坡的基地和駐軍已經被用來——過去被用，現在被用，將來還會被用——鎮壓北婆人民的正義鬥爭，摧殘北婆人民的反殖、反帝的運動。而現在，行動黨的寡頭們偷在大吹大擂，不顧羞恥，毫無民族尊嚴地爲英殖者的基地辯護。這難道不是丟臉的事嗎？難道不是出英民族自辱嗎？

(2) 倘使行動黨的寡頭們是全心全意爲人民的話，爲什不把此次“代表團”所花的龐大費用拿來作爲一些有利人民的建設事業來改善民生呢？

(3) “代表團”所經過的國家有那一國有正式與“代表團”發表過聯合公報？有那一國的首長正式表示支持新加坡代表團對基地問題的說法嗎？

(4) “代表團”到倫敦去請示及聘請曾爲東姑集團所驅逐出境的阿力佐西當“顧問”。阿力佐西在馬來亞所幹的，應是人所週知，臭名遠揚的。而今日又居然爲行動黨所重用而出任顧問，難道大灰狼也會牧羊嗎？

(5) 爲什麼李光耀此次竟躲在新加坡不敢再率領“代表團”去非洲？在非洲諸國中，他不是有很多“支持者”嗎？他不是曾爲了“馬來西亞”而到非洲去推銷過嗎？爲何今日竟不駕輕就熟而再到非洲去呢？看來恐怕是無臉再見非洲的“支持者”吧了！

(轉入第3版)

國際評述



# 印尼人民必將戰勝 帝國主義與右派勢力

自從“九月卅日運動”發生以後，印尼的局勢一直動盪不安，並且處於急劇變化中。局勢的特點是：得到美帝國主義鼓勵的印尼右派勢力，正憑藉其武裝力量對進步勢力進行瘋狂的摧殘，而進步力量同廣大印尼人民正採取堅決行動，抗拒右派勢力的反革命進攻。

衆所周知，近十幾年來，特別是從一九五五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以來，印尼政府和人民在亞非人民反帝反殖運動中經常扮演著重要角色，起過十分巨大的作用。如一九六三年開始全面對抗新殖民主義的產物“馬來西亞”，同年十月舉辦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今年初退出美帝國主義的工具聯合國等等，在一系列的反帝反殖鬥爭中，印尼的左派力量日益強大，連好多右派份子也爲了“長期埋伏”起見，表面上也裝着要反帝反殖，或者索性乾脆靜下來，這樣，他們就論力保存勢力，以待時機，一旦他們認爲“機會”到來，他們就會蠢動起來，奪取政權，使印尼向右轉。

“九月卅日運動”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運動呢？領導這一運動的又是些什麼人呢？從已經公佈的文件資料及印尼局勢的變化來看，“九月卅日運動”顯然是一項陸軍內部的運動，運動的弓頭是指向以“將領委員會”爲首的右派反動軍人。“九月卅日運動”和印尼進步力量都一致指出“將領委員會”是一群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幕後支持與指示的反動份子。這批反動軍人在今年八月間，當蘇加諾總統患病時，就大肆活動，他們準備在十月五日印尼建軍節時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使印尼向右轉。這顯然是一種嚴重的叛國行爲。對於這種斷送革命前途的行爲，陸軍當中的一些愛國軍人自然十分憤慨爲了保衛蘇加諾總統，拯救印尼革命，他們在以溫東中校爲首的愛國軍官領導下，發起“九月卅日運動”對受到美國支持的“將領委員會”採

取行動，打算將這個非法和反革命的委員會一網打盡，粉碎右派軍人發動政變的罪惡計劃。由此可見，“九月卅日運動”是陸軍內部的事情，是陸軍當中一群愛國軍人爲了粉碎右派軍人政變陰謀而展開的肅清行動；由此可見，“九月卅日運動”的出發點是完全正確，是愛國的，是革命的。因此，這一運動得到了印尼左翼和人民的理所當然的同情與支持。

對於幾個月來的印尼政局有注意的人，都知道右派勢力在過去受到了十分沉重的打擊，右派份子對於進步力量一直懷着刻骨仇恨，積極策劃反扑。（在軍隊中以納蘇頓、蘇哈多爲代表，在政府部門則以平民黨份子爲代表）的行動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全力支持。當九月廿一日，反動的平民黨被封閉後，不久就有十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印尼被捕。正是在這段日子里，右派份子加緊策劃軍事政變，他們已準備借“慶祝建軍節”爲名，從東爪哇和西爪哇等地調集軍隊到耶加達，以便發動政變。

但是，由於“九月卅日運動”搶先採取了行動，把右派份子發動政變的計劃打亂了，這使右派份子感到十分惱怒。他們乘機用武力控制了耶加達和其他地區，並與上進行了一系列摧殘進步力量的反革命行動。這些行動包括二大肆逮捕進步人士和印尼共產黨人（陸軍當局宣佈已逮捕了三千餘人）、封閉了十四所進步的高等學校（共和大學、印尼人民大學、巴哈魯丁學院、梭羅市政府大學等）、封閉了包括人民青年團、婦女運動協會、大學生運動聯盟等進步人民團體、宣佈禁止共產黨活動、派軍隊非法搜查和搗亂中國的外交機構……等等。很明顯的，右派軍人和政客們不僅企圖壓制國內的左派力量，同時還竭力破壞中國人民與印尼人民的友好關係，企圖將中印關係導向破裂。這無疑

（轉入第9版）

# 立即無條件釋放政治拘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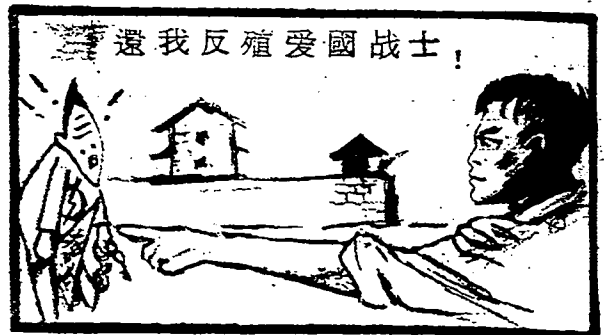
如果有人以為星加坡“退出大馬”後，行動黨會“開明”一點，對人民的民主權利會“放寬”一點，那麼，近來的事實越來越明顯地證明這些希望都是會落空的。行動黨已經公開地一再叫囂，說以社陣、人民黨和其他進步人民團體為代表的左翼是它的“頭號敵人”，行動黨要傾全力“打垮”左翼。同時，對於數百位在牢監中的反殖愛國志士，行動黨仍然不肯釋放，這更充分說明了行動黨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派，是實行法西斯專制政策的反動政策。面對着窮兇極惡的行動黨專制統治，左翼和人民惟有同它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才能生存，發展和壯大。正當行動黨政府壓制民主的時刻，我們的迫切任務之一，就是暴露行動黨摧殘民主的行徑，展開爭取民主權利的群眾鬥爭。而這項鬥爭的一個突出的內容，就是爭取政治拘留者的無條件釋放，就是要求行動黨政府恢復正常的政治生活，廢除一切不合理的法西斯法令和條件。

行動黨政府繼續無理拘留反殖愛國人士的行徑，如今已越來越不得民心。特別是在星加“退出大馬”後，行動黨政府根本沒有任何藉口繼續拘留反殖愛國者。過去，聯盟和行動黨以“反大馬”為藉口，拘捕了大批政黨、工運以及其他人民運動的領導人，如今，行動黨還什麼再拘留他們呢？此外，目前在牢獄裡的愛國者當中，有不少是在英殖民主義直接統治時期被拘留的，如今行動黨當政了，一直不肯釋

放他們，這是什麼道理呢？行動黨的頭子們口口聲聲說他們“不贊成英殖民統治”，“不贊成林有福的高壓政策”，而今天行動黨繼承了英殖民統治的衣鉢，雙手又套進了林有福的血淋淋的手套裡去，繼續迫害殖民統治時期的政治拘留者，這是稍有正義感的人都會感到憤慨的。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當會記得，當年英殖民統治者把所有反殖人士都叫着“共產黨”，不經任何公開審訊就加以拘捕，而今天，行動黨也把反殖人士叫着“共產黨”，無理地繼續拘捕他們。在對待反殖愛國者時，行動黨同英殖民主義者的腔調是毫無分別的。這難道是偶然的嗎？不，奴僕的腔調總是同主子一致的，行動黨是英殖民主義者的忠實奴僕，腔調同主子一致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目前，要求無條件釋放政治拘留者的呼聲越來越強大，行動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莫視民意，繼續蠻幹，惟有使它在人民群眾當中更加孤立罷了。左翼必須加強這方面的鬥爭，如果行動黨頑固不化，不肯無條件釋放政治拘留者的話，左翼和人民應當從中得出結論，這結論是：行動黨決心在星加坡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並極力將左翼排斥於正常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左翼那時的正確方針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發動群眾鬥爭，堅決粉碎行動黨的獨裁統治。



(接上第1版社論)

總之，事實是不能再掩蓋的，今日的吃里爬外的行動黨的寡頭們是更徹底地暴露了其為帝國主義者及殖民主義者當奴才的真正面目，及拆破了其假冒維護民族尊嚴而實際上却在出賣民族自尊的醜惡勾當。

# 試談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

在這篇短文裡，我們打算用列舉事實的方式，揭發資產階級統治下所謂“議會民主”的虛偽。我們不僅要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民主”，而且也將談在亞、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中所實行的議會制度，必須說明，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實行的議會制度，基本上是西方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翻版，不過比起西方議會來是更加不民主，更加不值錢罷了。

## 在階級社會中

### 沒有超階級的民主

大家知道，在任何有階級劃分的社會中，總是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分，如封建社會是建立在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統治這基礎上的，又如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這基礎上的，這都是一小撮剝削者對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專制統治。在這種少數人統治和壓迫大多數人的社會中，是不可能有所謂全社會共有的民主和自由權利的。在封建社會裡，地主有壓迫和剝削農民的自由，但農民却沒有不受壓迫和剝削的自由；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家有壓迫和剝削工人的自由，但工人却沒有拒絕剝削與壓迫的自由，資本家有發財的自由，而工人却有失業和餓死的“自由”。至於民主呢，情形也一樣，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從來就不讓工人分享民主權利，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行動越出了資產階級許可的範圍，就遭到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鎮壓和取締。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還有一點集會，言論的自由，那麼，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中，被壓迫民族往往連這點自由也被剝奪。在呼吸不到民主與自由空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中，這種工人階級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地認識到：民主絕不是超階級的，誰是統治階級，誰就享有充分的民主；誰是被統治階級，誰就沒有民主，或者沒有充份民主。如果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擁有某些民主權利並話，那也是經過艱苦的鬥爭，付出一定的代價（包括血的代價）爭取得來的。然而，如果政權（主要是國家機器——軍隊、警察等機關）仍然掌握在反動的統治階級的手中，人民取得的一些民主權利是暫時的，不鞏固的，統治者隨時都有可能剝奪

這些權利。因此，最根本的問題是政權掌握在誰的手裡。如果掌握在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人民政權的手裡，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就享有充份的民主和自由，而對於被推翻了的反動、反革命階級，則不給予自由和民主，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不剝奪反動、反革命份子的自由，就不能很好地保衛人民勝利的果實，就不能保衛人民的自由和民主。

這樣，我們就認識了一個真理：反動統治階級越享有民主與自由，就意味着被統治的人民群眾越沒有民主與自由；反之，一旦被統治的人民群眾奪到了政權，人民群眾越享有民主與自由，就意味着被推翻的反動派越沒有民主與自由。這也說明了，在階級社會裡，民主總是具體的、有階級性的。

既然在階級社會裡任何民主權利都有階級性，那麼，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所謂民主，自然也是有階級性的，這種民主絕不是屬於“全民”的。資產階級吹噓它們的議會制度是“民主”的代議制。表面上看，這還所謂“一人一票”的普選，人民“選擇”了他們所“喜愛”的政黨上台執政，似乎“民主”得很，“公平”得很。看來，資產階級似乎相當“尊重”民意。但是，要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提出要資產階級交出政權時，資產階級就不會尊重民意了，它們就要採取鎮壓行動了。從來就沒有資產階級、殖民統治者自動放棄統治，自動退出政治歷史舞台的事。

### 議會是資產階級的裝飾品

事實告訴我們，資產階級（包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統治人民的主要工具是暴力（警察與軍隊），而不是什麼議會，暴力機關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核

(接上第 4 版)

心。對於資產階級統治和殖民統治來講，有沒有議會都不會動搖它的統治根基，但是倘若沒有了暴力組織，即沒有了軍隊警察，那麼它們的統治就一天也維持不住。資產階級之所以還要議會，是爲了欺騙勞動人民，偽裝民主。例如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流行的“兩黨制”，是當甲資產階級政黨執政引起人民強烈不滿時，就叫乙資產階級政黨取而代之，緩和人民的不滿，轉移人民的視線。英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之一的保守黨執政十一年，大失民心，另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工黨去年就接上執政，但這絲毫沒有改變英帝國主義內外政策的實質。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也像走馬燈似地交換，但美國壟斷資本的統治地位依然如故，美帝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始終沒有改變。對美國政治情況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國的對內對外政策實在並不在衆議院或參議院決定，而是由華爾街的金錢財團的寡頭們的決定的。

資產階級實行不實行議會制度，接納不接納議會的決定，採取那一種選舉法，總是看對它是否有利來決定的。歷史證明特別是戰後二十年的歷史證明，在資本主義國家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代表工人階級利益或全體被壓迫人民利益的政黨雖然可以參加選舉，但是總遭到形形色色的法令條例的限制，極難取得多數議席，既使取得多數議席，資產階級或殖民統治者也可以採取暴力解散議會，甚至拘捕進步的、革命的政黨的議會與領導人，宣佈這黨非法。這樣的事是屢見不鮮的。

法國壟斷資本統治者在戰後兩度修改選舉法，使左翼政黨的席位兩度大減。在法國戰後第一次普選（一九四六年）時，法國的工人階級政黨得到一百八十二席。一九五一年，資產階級當局修改選舉法，採取所謂“一輪多數聯盟制”使工人階級政黨的席位一下子減爲一百零三席，少了七十九席。到了一九六五年大選，工人階級政黨的席位又增加到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的法國大選時，資產階級當局再修改選舉法，結果使工人階級政黨的席位一下子減爲十席：比上屆大選少了一百四十席。是不是左翼失掉了自己原有的席位呢？不，左翼政黨得到的票數並

沒有減少，但是席位即驚人地大減。這主要是資產階級控制了整個選舉機器，按照它本體的利益來決定選舉時間、選舉法所選成的。

再舉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議會選舉情況來談談，同樣可以說明議會民主的虛偽，不可靠和欺騙性。

在拉丁美洲的圭亞那（英國殖民地）的人民進步黨曾經通過選舉勝利而組織政府，但由於人民進步黨政府採取反殖立場，英國殖民當局就悍然解散政府和議會，大肆拘捕反殖人士。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汶萊人民實行武裝起義，起義的導火線就是英殖民當局拒絕汶萊人民黨在議會提出要求獨立的動議。而汶萊人民黨在十二月以前的地方選舉中取得了一百巴仙的勝利，得到了全部五十個議席。但是英殖民當局根本不尊重議會選舉的結果，橫蠻地壓制人民黨的正當要求。

最近在英國殖民地亞丁發生的事件，再一次說明了所謂議會道路的實質。英國總督悍然解散民選政府，停止憲法，大肆追捕反殖進步人士，因而激起了亞丁人民的強烈反抗。

資產階級的所謂議會民主，對於少數資本家來講，是相當民主的，但廣大勞動人民來講，就完全不民主。資產階級統治者往往通過居留期限，年齡限制、財產和受教育程度的種種限制，甚至採取剝奪公民權的方式，使廣大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喪失選舉權與被選權。有些資產階級或殖民統治者，乾脆把進步的候選人拘禁起來，使他們不能參加競選，既使能提名並且中選了，統治當局還是不予釋放，議員就根本當不成。像這樣的事情，星加、聯合邦、印度、以及印度反動派統治下的克什米爾都是司空見慣的。

美國自詡爲“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資產階級還把美國的議會選舉吹噓爲“民主的典範”，讓我們來看看美國議會選舉的真相吧。美國南部十一州，有一百五十八個區是黑人佔多數的，但是擁有選舉權的黑人只佔那裡黑人總數的百分之五。絕大多數到了選舉年齡的黑人都沒有選舉權。美國有十三個州規定，凡是領取救濟

(轉入第 6 版)

# 老大會成功召開·產生第九屆中央領導層

## 遣責英美帝國主義對印巴之重要提案

我黨於十月廿四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總部召開第九屆黨員代表大會，並選出了1965—1966年度中央執行委員會。其名單如下：

- 正主席：巴加醫生
- 副：鄭則耀同志
- 秘書長：惹蘭尼同志
- 副：拉曼同志
- 財政：吳明光同志
- 執委：蘇來曼同志
- 顧桂方同志
- 胡新同志
- 沙立加曼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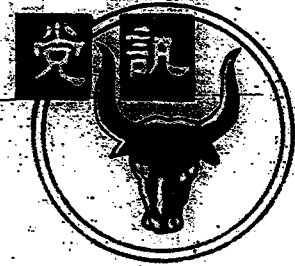
查帳：溫士曼、鄭亞陸同志

大會於下午五時半結束，並在高呼默地卡聲中，一致通過下列提案：

- (一) 本大會謹此向所有出席職總工會大廈所召開的大會的亞非代表們發出呼籲：促請他們勿受“職總”及所謂“親勞工政策”的行動黨政府欺騙；因為行動黨政權至今還未釋放他們所扣留工運領袖，如朱克利、林清祥、方永雙、巴尼……等。
- (二) 本大會重申我黨與社會主義陣綫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所簽署的聯合聲明“對行動黨與馬來西亞政權所簽署的所謂‘新加坡獨立宣言’表示不承認。”同時向行動黨發出挑戰：
  - (A) 撤銷英馬聯防條約及解除所有外國軍事基地。
  - (B) 取消一切鎮壓性法令，如緊急法令、公安法令、內部安全法令等等。
  - (C) 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扣留者。
  - (D) 與所有的國家恢復貿易關係(包括印尼)。
- (三) 遵從第一屆亞非會議萬隆精神：嚴守真正不靠攏的外交政策。
- (四) 本大會強烈譴責行動黨政府支持英帝之軍事行動，藉免鎮壓北加里曼丹人民之正義鬥爭；並要求行動黨政權立即撤回所有在北加里曼丹新加坡軍團
- 本大會要求行動黨政權公開表明其對越南人民解放鬥爭的立場；並呼籲行

動黨公開譴責美帝國主義在南越侵略的行徑。

- (五) 本大會強烈譴責行動黨政權對印巴糾紛採取偏袒態度，因此有違反行動黨所宣稱的所謂“外交不靠攏”政策。
- (六) 本大會促請行動黨政府修改一條新的海員法令，以適應於本國，同時此法令之實施必須符合本國海員的利益。



(接上第5版)

金的人(多數是失業者和無依無靠的老人)沒有選舉權。喬治亞州的法律還規定，擁有四十英畝以上的土地、或繳納三百美元稅額的人才會有選舉權。還有些州的規定更荒唐；必須能夠唸出一段美國憲法才能有選舉權，而黑人不僅要唸出一段美國憲法，而且還必須經過法律常識的考試；“及格”後才有選舉權……夠了，夠了，單單這些事實，就足以揭穿美國議會民主的虛偽。所謂“自由世界”的美國是如此，至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民主，也絕不會比美國好多少。

事實證明地說，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是多麼的不合理，多麼的不民主，任你是這樣，資產階級也往往是不尊重議會的，一旦它覺得議會有點棘手時，資產階級統治者總是不容不給一切阻礙議會，乾脆丟掉議會。直接實行法西斯式的專制統治。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和人民早對資產階級的議會產生了幻想，息了“議會迷”的邪念，夢想通過議會這途徑實現民族解放的目的，到後來只得一場空。

在這社會不斷劇烈變革的大時代裡，在反帝、反殖、反封建如火如荼尖銳鬥爭的今天，任何進步的改革社會工作者，都務需要肩負起加倍艱巨和繁重的工作任務，為改革舊社會的目的負起神聖的革命歷史使命。基於此，我們每個改革社會工作者，就有必要在各個方面，各個歷史階段，努力掌握更多的工作能力和充實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認識，加強鬥爭意志的信心，從而提高工作效率與幹勁。

在我們鬥爭歷史的洪流裡，曾經湧現過無數的革命先烈，他們何嘗不是付出極大的價值，甚至犧牲生命，做出轟轟烈烈的偉大壯麗革命事業，義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崇高宏願，魯迅先生有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革命誓言，就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既然我們知道，做為一個社會工作者，要肩負起那麼大代價和犧牲生命的危險，就需要更多的精神和毅力，努力把自已磨練成一個有才幹，磨練成比鐵比鋼還要堅韌剛毅的人。

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進步的社會工作者，都需要非常卓越和精幹的才華，才能夠足以應付時代的要求。藝術工作者也不說例外，所以說，藝術工作者，不僅需要作品能夠發揮積極教育人民群眾的作用，同時，作者本身也要能夠做到會寫、會講、會做這三方面的工作條件。

所謂“會寫”。也就是說，藝術工作者必須能夠熟練地掌握藝術這武器，（包括文學、音樂、美術、戲劇……）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和鬥爭，發揮積極教育群眾的作用。

所謂“會講”。就是藝術工作必須要有廣博精湛的政治和藝術理論的知識。能夠到任何進步的團體，負起教學上的工作。我們懂得，在目前這個時期，在政治鬥爭低潮的階段，許多左翼文化團體、工會、政黨，都缺乏教學負責人；尤其缺乏藝術理論的人才。為了要填補這些工作，就需要大量的人才，幫忙工作，共同解決教學負責人的困難。再來，就談到藝術工作

者“做”的問題了。

所謂“會做”。這是針對團體裡缺乏組織人才而說的。我們不僅要求一個藝術工作者，能夠創作，會講解，而且還要懂得如何組織群眾，如何領導和培養新血。在我們這個革命的時代，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乃是最迫切需要的，（尤其是目前政治鬥爭低潮的階段，組織人手缺乏的時期，左翼團體，政黨，就更需要這些人）所以我們對於藝術工作者就有這樣的要求

這樣說來，人們一定會發生許多問題，難道你真得要把藝術工作者當着萬萬嗎？更有人會這樣追問：這樣下去，藝術作品便會越來越少了，甚至會影響到藝術工作者的工作崗位問題。

其實，會產生這種疑問的人，一點也不覺得奇怪，這是很自然的心理。以這裡便足以說明，人們是多麼地關心藝術工作者的出路問題。

若實說，我本身也就有這種預慮。不過，在現階段，在客觀條件限制和進步刊

## 藝術工作者必須

### 求自己掌握的工作問題

——揚珣——

物出版困難的時期，稿件的發表和戲劇的演出，却受到

反動統治者很大的限制。（雖然有一兩個刊物可以發表，但，篇幅畢竟是很少的，而且在思想性上較積極的作品，就更困難有機會發表和演出了。）既使能夠在大庭廣眾的維多利亞劇院爭取到演出，也會遭反動統治者人為的種種阻撓。因此，藝術工作者，就必須另找出路了。除了左翼團體裡的“會訊”、壁報、板報等，能夠發表文章和個別觀摩會的演出外，其餘的地方，就很難發表和演出了。所以藝術工作者就必然的要“轉行”。

所謂“轉行”，不等於“改行”。“轉行”只是意味着在通過渡階段，藝術工作者應該參與別種社會工作，也就是說，應該參與實際的政治鬥爭，而肩負起組織群眾，直接參加教育群眾的工作。在目前，無論是文化團體，左翼工會，政黨……都很需要這些人手，我們就應該以高度責任感和誠懇的工作熱情，樂意地接受這項工作。

《待續》





# 為南大生存而斗争

呼吁南大學生堅決捍衛切身利益，  
要珍貴切實迫害南大的可恥陰謀。

我黨於十月九日針對行動黨政府於十月五、六日採用暴力，污蔑和迫害行對付南大學生，發表聲明，全文如下：

我們人民黨嚴厲譴責行動黨政府對南大所橫發施加的改制，暴力，污蔑和迫害，我們堅決反對行動黨政府瘋狂進攻南大及其變質南大之一切可恥陰謀。雖然，行動黨採用“冰箱政策”凍結自由民主權利，還妄想亂套帽子，進行恐嚇，企圖封掉人民的嘴巴，綁架人民的手腳，但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作為一個堅決維護人民權益的政黨，我們絕不能靜默下來；相反的，眼看着南大又再遭受迫害，民族教育面臨摧殘，我們堅決仗義執言，明確表示我們的心聲和憤懣！

南大是人民血汗的結晶，是華族人民和各民族一起努力建立起來的華文大學，打從她誕生那天起，時代和社會就規定了她應負起的任務，要她發揚華文教育，培養專業人才，為人民創造一批具有強烈愛國心和正義感的優秀青年，這是她成立的宗旨，也是她和英文大學——星大，所不同的地方，可是，行動黨所精心幕後策劃的所謂“課程委員會”是怎樣對待她呢？這個所謂“課程委員會”的報告書除了徹頭徹尾歌頌英文至上，明指暗示應變質南大為英文大學外，找不到符合南大成立宗旨真正有利南大發展的建議。在所關“建議”中，甚至還存些建議如關閉化工系，現語系和教育系，合併工管系和銀財系等，是不利南大發展的，是有意限制南大的發展，像這樣的報告書，若付諸實施，南大還成什麼樣子，學術水準更何從談起？

由於這個所謂“課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書”是行動黨一手遮天，精心策劃用來變質南大，消滅華教的陰謀計劃，所以，從它公佈那天起，就引起廣泛南大學生和社會人士的關注和不满。本來，若這個社會還有一點民主氣氛，有關方面是可以運用集會、言論與出版的民主權利，表達意見，提出正當的建議；但是，這個社會的民主已死亡，到處充滿政府的暴力和恐嚇，南大學生和社會人士完全沒有機會說明真相，怎麼能提出意見呢？在這種情形下，南大學生只能在校方所召集的會議中，和平地表示態度，這原是無可非議的；行動黨却竟胆大包天，動干戈，出動軍警，鐵棍和身份複雜的人物，到場毆打學生，恐嚇學生，還惡人先告狀，歪曲事實，說什麼學生無理取鬧，不“尊師重道”，這難道不是行動黨迫害南大的可恥行徑，難道是愛護南大的表現嗎？行動黨高喊的“和平民主”那裡去？“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招牌那裡去？社會公理又安在？行動黨這種無視學生的利益，橫發無理的行為是不可容忍的；若讓它悍無顧忌地猖獗下去，南大必被摧殘，南大學生不知要受迫害到什麼地步！星加坡人民不知要遭受多大的損失！

因此，為了全民的利益，南大的生存和發展，南大學生的前途和華文教育的生存，我們人民黨呼籲行動黨及其傀儡即刻停止迫害南大學生，即刻收回一切變質南大的可恥陰謀，讓南大學生安心向學，安心鑽研；否則，必須負起一切難以收場的後果的責任。我們提醒行動黨寡頭們，別以為在報章和電台製造假新聞，利用御用組織發表反動聲明，就可掩蓋火的事實，蒙蔽人民，也別以為暴力和恐嚇會壓服人民及和平的南大學生；要知道，一旦民族自尊和切身利益遭受損害，一旦人們被迫到無可退讓，也就是憤怒爆發的時候，到時行動黨別夢想還替擋輪，別幻想不被排山倒海的怒潮所淹沒，在此，我們也誠懇期望所有南大教授、董事、理事和愛護南大的社會人士，出來主持公道，集匯成一股捍衛民族教育的強大力量，共同為民族教育和南大的生存發展而奮鬥，共同反擊行動黨和英帝國主義者的進攻；讓我們再一次以偉大的團結力量戰勝敵人，爭取新的勝利！人民團結萬歲！民族教育萬歲！南大萬歲！





